



私密空间

Private Roomage

崔岫闻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女性艺术圈丛书目录:

《美丽欲望》

《镜子中的鸟》

《女妖日记》

《女画家散文》

《私密空间》

《女性艺术》

崔岫闻艺术简历

1990 年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1996 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八届油画研修班

联展

2004 年 “身体·中国”马赛现代艺术博物馆 马赛 法国

2003 年 “中国艺术现在”MARELLA 画廊 米兰 意大利

2003 年 “光阴”维德尔博物馆 维特里布 意大利

2003 年 “那么中国呢？”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现代艺术馆 巴黎 法国

2003 年 “第一届布拉格双年展”捷克国家美术馆 布拉格 捷克共和国

2003 年 “中国艺术新区域”波兰国家美术馆 华沙 波兰

2002 年 “东亚妇女和她们的历史”当代艺术馆 汉城 韩国

2002 年 “广州双年展”广东美术馆 广州 中国



私密空间

Private roomage

崔岫闻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从《洗手间》到《地铁》——崔岫闻的影像叙事 4

镜子后面的眼睛 8

关于《洗手间》 10

诉广东美术馆“侵权案”连续报道之十：为《洗手间》分清是非 21

有关《洗手间》的文字 23

地铁 2 26

2004 的某一天 31

最后的晚餐——三界 34

T00T 38

飘灯 46

私密空间 目录

《他们》 50

有关创作 54

我的异类求学过程 58

我快乐 64

我是谁 66

我知道我没疯——很没意思 70

正因为我生在新中国，所以我没当成妓女 74

艺术和爱人 80

男人，我把插入的机会留给你	84
生活	90
我是一位女性艺术家吗？	94
讨论主题：三十岁女人如何美丽	98
女人的下半身	102
抽象与意象	110
泰国	114
我的香港朋友和他们的……	117
警察和小偷	120
哭	122
我的栖居生活	126
当你意识到它是艺术时——艺术无处不在	132
三八怎么过	134
昨夜今晨，我终于完成了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蜕变	138
警察	144
非典型性爱情	147
诗歌	176



从《洗手间》到《地铁》

——崔岫闻的影像叙事

王家新

北京，行驶的地铁车厢的一角，一个女人撕嘴皮的动作，崔岫闻竟用了三个小时的慢放来展现，这首先对观众的耐力就构成了考验。

拍摄（偷拍）对象——一个坐着的身着红色外套的三十来岁女性，就在两个面向她站着的手提购物袋的男性身躯中间。除了女人撕嘴皮的动作和她的左顾右盼的眼神，没有别的。观众期待着别的发生，然而没有，只有那撕在进行着，永无休止地进行着。

人们曾对小崔以北京某五星级饭店歌厅女洗手间为对象的DV作品《洗手间》很感兴趣，它被举荐到国内外许多艺术场合展示。人们谈到它时，也都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但这一次，他们看了几眼，他们大都沉默了。

但我却多少有些惊异，为《地铁》中这种不同寻常的影像语言。三个小时的过程，其实只是十几分钟。在制作过程中，小崔把它放慢，再放慢，直至放慢到二十多倍。显然，这是在向某种极限挑战。

《地铁》让我产生的，首先正是这种惊异之感。

一个世俗的、消费时代的女性，在乘坐地铁的间隙，很无聊但又是很专注地撕着涂着口红的嘴唇上千皱的嘴皮，她有时忘记一切地撕，仿佛那就是全部人生所在（就仿佛《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在费劲地脱那只永远也脱不下来的靴子）。她让人禁不住猜测她的身份和身世，又让人禁不住打量她与周围环境——比如那两个站在她面前的黑衣男人——所构成的关系。有时我们感到作者也许是在从事一种社会、文化和现实的个案研究，然而她的影像叙事却是不动声色的。她以这种方式迫



使已习惯于看热闹的人们学会细看，深入到这个时代的细节中去看，但她拒绝提供明确的意义。只是，那让人惊异的影像语言本身，那从一个女人撕嘴皮的动作和表情中所不断演绎出来的一切，仍在不倦地逗引人们去猜测，去理解。

“只有叙述性的东西才能让我们理解”，《地铁》的“配乐”也加入了这种叙事。这又是“惊人”的一笔。在这无声的仿佛经过静音处理的世界里，（像一个海底世界？）一切都保持出奇的缄默，唯一在“诉说”的，就是这种被精心慢放了无数倍后的地铁运行时的声音，而它听起来如此让人惊心——像是来自动物世界的疲惫哀求，像是睡梦中的不安呓语，像是哺乳动物的发情声或威胁声，像是来自潜意识深海里的深沉共鸣……影像画面是诱人的，而这样的配乐是压抑的、荒谬的、嘲讽的。它与画面构成了一种叙事张力，它构成了文本意义潜在的上下文，它构成了一种声音的“暗物质”。

有了这样的“配乐”，《地铁》多少成为一种隐喻式的文本。它的含义因此愈加暧昧起来，散发着浓郁的暗示意味。也许画面会模糊，但那声音却令人难忘。它在提示一种欲望的压抑、扭曲和释放，一种现代语境下的古老谜语。它是哀求，是渴望，是伤痛，是疲惫，它是对自身的催眠，是听起来让人惊心、羞耻的一种语言。它是经过“艺术”才被我们听到的东西，原来就在我们自己和这个社会充满困惑的体内。

这就是《地铁》，小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份“深海作业”。

正是有了这样更具艺术个性和深度的新作，小崔最初的影像作品



《洗手间》的意义也变得清晰起来。它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起点。纵然有许多人怀着非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个作品（据说广州美术馆展示《洗手间》后，有人甚至要起诉），但那不是艺术家的错，这是它必然会遭遇到的“误读”。关于这个作品，小崔的女性敏感和艺术直觉，一开始就显示在她对“洗手间”这样一个视角的选取上。它更“隐秘”，当然也更具吸引力。然而，这不仅是一个展示小姐们的“私密空间”，也是一个由里往外看（想象）的社会性视角。“我真正兴奋的是我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发现我不仅解构了男人也解构了女人，甚至我已经开始颠覆我的女性主义了。”小崔在其自述中曾用了太多的“主义”、“解构”、“颠覆”这类术语，但实际上是艺术的观察和思考战胜了最初的好奇，并对艺术家本人起着一种深刻的“纠正”作用。《洗手间》的原始带有两个多小时，经过剪辑，最后只留下六分钟。什么被删掉了呢？首先是那些多余的刺激。虽然拍摄对象够刺激的了，但艺术所追求的却不是这个。她的“女性主义”不容许她拍出的东西仅供满足男权社会的“窥视癖”，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她也没有让她的女性主义取代一种艺术的审视。据说偷拍期间曾拍录下一位小姐给孩子打电话的情形，但被删掉了。她不想让这类“同情”妨碍她的观察。她想拍出一种残酷的、更令人思索的真实。因此“洗手间”给人的感觉正如人们所说，是一个“战壕”。进进出出的小姐们像在休战的间隙一样，或是匆匆整理被弄乱的内衣，或是补妆，或是忙里偷闲接“客户”的手机，或是扭动躯体试试魅力，以便重新出场。这里是一个竞争气氛激烈的空间。小姐们也许各有各的或辛酸或无奈的故事，但都精明强干，一个恶俗的社会已教会她们怎样毫不留情地利用人们的欲望。她们并不知道女性主义为何物，但却无比洞悉这个社会和人性的“底细”。《洗手间》的最后一幕以一位小姐在镜前的数钱声为结束（恰像任何一个交易场所的一天以数钱结束一样），这显然体现了小崔的某种意图：由此把人们导向对这个社会的“秘密”的思索，导向对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某种社会奇观的深入透视。

说它是“奇观”，是因为《洗手间》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一个处于同一空间但又格格不入的身穿制服的中年妇女——女洗手间的保洁员。她的职责不仅是擦洗被小姐们弄脏的一切，更在于时时保持住某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姿势。她的表情就是毫无表情，就是竭力保持着内心的平衡。（每当小姐们数钱或搔首弄姿时，她在那里想什么呢，或，她在心里骂什么呢。）小崔让这个形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不仅构成了一种强烈



的对比，也带来了讽刺。这种富有意味的对照，显现了社会、文化中的某种戏剧性结构。

当然，耐人琢磨的还有拍摄者暗藏的镜头始终对着的洗手间的那一面大镜子。它似乎一直在那里等待着，任小姐们在这里探身、打量自己、消失。它使《洗手间》成为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空间，一切都在这面镜子里上演，仿佛惊鸿一瞥，而它又恰好让人想起了一个佛家的理念：色空。

这就是小崔的三个小时和六分钟。从《洗手间》的精心剪辑，到《地铁》的无限度的放慢，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叙事策略和对影像语言的探求。她没有直接出面讲述，而是尽量利用和挖掘影像这一媒介及其手段，来恢复人们已变得衰退的思想和视力。以这种方式，她把自己限制在专业范围内。

据说这已是一个影像世界，人人都可以拍DV了。这种普及和泛滥恰恰给艺术带来了难度。在此情形下，一个影像艺术家是否具有更敏锐的思想视野和感受力，是否有能力以一种非流俗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揭示，就成为了考验。小崔对此了然于心。从《洗手间》到《地铁》，她带着女性艺术家特有的那种“私密性”，不断突破生活的表面层次，进入现实的内里，并以一种富有个性和勇气的方式来展示她对社会、人性、文化的隐蔽观察。她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我写下这篇文章，首先是因为看完《地铁》，我有了一种与“现实”意外遭遇的兴奋。这些年，北京扩展地铁和轻轨的消息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报上的线路示意图似乎成为时代的某种标志。然而我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谁都恍惚。我们不知道历史按其发展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版本。我们对存在的意识一天天地被麻痹了。

一个不为人知的艺术家，曾“混迹”于“天上乐园”，现在又带着她的摄像机，日复一日深入到大都市的地下世界里。那是她与现实相遇的一种方式。我们不知其间的兴奋和失落，但我知道在无数的脸孔和姿态中，她的机会来了。而所谓机会，意味的是镜头的锐利恰好和一种深入的观察成为正比，意味的是一种语言的呈现，令我们不得不在那一刻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镜子后面的眼睛

吴文光

先有必要说明一下崔岫闻的这个 6 分钟的影像作品涉及的场所、人物，包括手段。首先，场所位于一个明显有“风月”色彩的娱乐场所内的洗手间里，出现在画面里的基本是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年轻女性，她们都是“真实场景中的真实人物”，具体是三三两两交替在洗手间里的那面大镜子前出现。这些画面，据作者介绍，是通过一台微型摄像机“偷拍”得到的。因为洗手间这个空间及其功能是提供给无数个性别一致的人方便使用的，所以它是“公共”的，不过因为其性别指向是女性，对于这中间的种种情况和细节就完全在男性（包括绝大部分女性）的想像之外了。这些作者的文章都有详细说明，我就不复述其中的细节了。我承认一些走在大街上并不显得多么特异的年轻女性，如今在“洗手间”这么一个平凡公共空间里让我“大开眼界”，她们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面对镜子，最最隐私的动作做得肆无忌惮、旁若无人。这些动作之后，她们很快从镜子里消失，之后的去向应该是在洗手间之外了，那里，相信有无数眼睛喷着火、口袋里塞着钱（私款或公款）的男人们在迎接她们。用一个马上想到的比喻是，她们从战壕里一跃而出……

在对作者这部取材于微妙地点、时间和人物的短片道貌岸然地说三道四之前，我想最好应该先公布我这个男性观众的第一观感，那是：我还想看第二遍。我又看了两遍。在最后一遍的中间，面对影像中反复映现那些女性的脸和身体的大镜子，我突然吓了一跳：我好像在镜子里看到了我的那张脸，情形有点像一些电影里出现过的场景，某个在特制的镜子后面窥视镜子前面的人突然映现。这种感觉让我难受、震撼，我发



现我被作者击中了，我没有办法很舒服安全地躲在作者的摄像机后面。这是不是这部影像作品的意义我不敢肯定，但确实有一种在以往看过的成千上万的各种故事片、纪录片中从未有过的感受。

顺着说下去，我这个拍纪录片的人一向不用“偷拍”手段和人物发生关系，但崔用的这种手段构成的“超纪实”方式（也许这种手段会在道德等方面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已经使片子离开了“纪实或表现特殊女性”这种话题了，我的“被挑战”已经老实交代了，别人我就不敢说了。



关于 《洗手间》

这里又像一个战场，女人是女人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敌人。男人们是她们最大的敌人和最好的朋友，男人们腰包里的钱对她们来说是最有诱惑力、最成功的战利品。

（一）拍摄

这是一个给我带来了太多荣誉、机会和事件的作品。它所带来的震动是我始料未及的。不是我不能确定自己和作品的深度，喜欢把事情做得很到位是我一贯的思维方式，其他的就由别人去说吧。

九八年正是“世纪·女性”艺术大展之际，当时我们四个女艺术家刚刚宣布成立了塞壬艺术工作室，有位中国的收藏家看过我们的作品后，决定收藏我们每人一幅油画作品，也是为了给我们工作室做宣传，所以我们给买家的价位很优惠，收藏人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谢，请我们四个人去了当时北京最豪华的夜总会，旨在让我们看看还有很多女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集跳舞、陪酒等功能于一体的豪华夜总会。

出于职业的习惯，我喜欢四处观察。收藏人似乎很熟悉这里的关系，带着我们转遍了楼上楼下的每一个空间，像是旅游观光。我当时的体会是自己看到了地狱里的天堂，身影婆娑，幽暗中被营造出某种带有幻觉的光亮。那里的小姐非常的妖娆、漂亮，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围绕着我们，像是一个舞台、一个剧场：炫目的灯光、震耳的音乐，如影穿梭的美女，金发、高鼻、褐眼的男人们，偶尔也会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们。

舞池里全部是婀娜摇曳的女孩，男性围坐在舞池外面的座位里，身边也不乏三两个女子把酒言欢，那种肆意的挑逗与被挑逗的推杯换盏的应酬，目的是各取所需。舞池里的女孩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感和风情，那感觉就像是跑马场里等待被挑选的种马。



现在看来这已经是常见的场景，似乎是电视剧、电影里偶尔也能看到的镜头。但是真实毕竟有真实的震撼力。

所有的空间都转完了，剩下的就该是我们自己推杯换盏、饮酒作乐了。作为一个参与者、观赏者、侦察者的角色，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我需要什么？这是我现在想的问题。而当时只是鬼使神差，冥冥中我去了洗手间，那是我唯一没进去的空间，而我当时并不需要上厕所。

这是一个新世界，相对于幽暗的舞厅，真实、残忍、目不忍睹。这是一个公共空间，相对于全体女性，但此刻这个空间的功能已经被异化、延展，如厕这个绝对功能已经降低为最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绝对地认为这个空间唯她独有，她可以在这里肆意地做一个女人在自己私密空间做的所有的事情，而视他人的存在如空气。

这里又像一个战场，女人是女人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敌人。男人们是她们最大的敌人和最好的朋友，男人们腰包里的钱是对她们来说最有诱惑力、最成功的战利品。

这里是一个小社会，有严格的年龄差别、等级差别，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在这里被改变成为一个技术的词语。50岁人老珠黄的保洁员的月工资绝对低于年轻小姐的日收入，而且钱还是当着保洁员的面数的。而小姐们自己之间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在这里应视自己为商品，商品是需要包装的，需要技术性的手段来操控，于是这后面会有一大堆的连带关系，于是小姐们绝对不会放过每一个有可能包装她们或出个好价位的人，哪怕是从午夜的舞厅追逐到街头。





这一幕幕的记忆让我无法忘却，在我心里蠢蠢欲动的是一种创作的欲望和激情，我想要表达什么，但我不知如何表达，更不确定用什么方式表达我内心积蓄已久的被触动的鲜活感。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在实践中慢慢成熟的想法。

这之后一直有两年的时间，我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怎样把这种感觉用作品完成，用什么形式？绘画、图片似乎都不能很好地实现我的想法。录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形式，我从未接触过，更别谈如何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鬼使神差地安排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我这样说并不是唯心地信命，而是生命中有太多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这两年中因为油画作品《玫瑰与水薄荷》系列作品的展出引起的争议以及媒体的关注，我常常有被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采访的机会，几个人专题拍下来以后，对录像设备有了一些了解，再加上一个在电视访谈中发现我的导演，一定要邀请我去他的电视剧里演一个角色，这又给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泡在剧组里，对于拍摄过程及录像设备的了解基本已经很清楚了。似乎一切的准备工作的过程就这样不经意的过程中完成了。而我的生理反映就像是十月怀胎一定要分娩的感觉，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做，只不过是实施的过程。

在设备准备上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好在这两年累积的一些电视媒体的关系，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搞到了一台微型的偷拍录像设备，一切就绪。这是我两年的想法，这中间从未与任何人提起过，在开拍前的几天，正好外地来了圈里的一位策划人，曾与他提起过这个方案，这位朋友为我预先考虑了诸多的困难及风险，希望我考虑清楚后果，我知道朋友们都是为我好，我很感激，但这似乎是一个不能不完成的想法。

我并不预知这一定是个成功的想法，但我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对我来说风险和成功各占50%，争取50%的可能性就等于100%的成功，放弃50%的可能性，就等于等待100%的失败。而我的性格是不容许自己在希望中等待的。

我非常感激我的一位女友，在具体拍摄的那几天一直陪伴着我，尽管她一直都在舞厅里闲逛，基本不进入洗手间，但她知道她的工作就是万一我出现什么事情她需要给我的朋友报个信。

我的拍摄时间基本上是每天的午夜11:00到第二天凌晨2:00，这个时间是小姐们工作的高峰，也是人最多的时间。我预先去了两个晚上，



观察了洗手间的地形及每个时间段的人数，确定机位以及熟悉手触摸开关的感觉、换带子的时间、地方等。

当然，每晚的开销都自己付，还要努力地COPY小姐们的装扮，看着小姐们晚上大把大把地数钱，哎，百感交集呀。

拍摄基本顺利，并没什么特别的意外，只是过程中身边一位正在补妆的小姐突然握住我夹着摄像机的胳膊，没等她说话我已经是全身冒汗，好在她只是急于知道时间而已。有惊无险。

保洁员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也就有那么两次注意过我，因为偶尔洗手间里会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两个，我尴尬地一边假装梳理，一边站好位置等待小姐们进入时拍摄，但她似乎懒得抬起眼皮注意我的存在。我猜想，在她的眼里我一定没有赚到钱并且受了某种委屈而一个人在这里挨时间呢！或许她什么都没想，我只是猜测而已。我也常常假装如厕，呆在里面很久不出来，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那几天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呆在马桶边上最多的时间。终于一切搞定。

（二）剪辑

剪辑是一个很曲折也很郁闷的过程。

我的电视台的好友给我腾出了一个机房，简单地教了我如何剪辑就去忙自己的工作了，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帮助了，因为一切免费。而我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踢自己两脚，因为在操作设备上我远比一般人想像的要笨得多。无奈我的好友只好将我另易其主，因为他不得不去外地拍片了。

我手里攥着他给我的电话号码，几次拨通，对方都称忙于工作避而不见，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不小的麻烦，而片子是一定要剪的。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摸到了机房，在每小时70元钱的机器上命令着操作员按着我的感觉和意志一点点地进行着，在这之前我不知何为剪辑。操作员是一个年轻的小男孩，我的片子对于他来说就如黑暗中的阳光，有空气、有水分的感觉让他工作得特别愉快，而且他的领悟力极高，并且很有耐心，对于我的反复折腾没有一点怨言，谢天谢地第一次剪辑就碰到了这么具有敬业精神的人。幸好在这之前他剪了将近半个月的京剧的片子，洗手间里的小姐们让他的郁闷一扫而光。

而我也在那几天的出出进进机房的过程中被好友的好友告知了电话号码上的那个人及他的办公室和车。



几天下来眼看片子快剪完了，电话号码上的那个人一直推脱不见我。而我在几次早上进进出出机房的过程中，第六感告诉我偶尔在大厅碰面的人就是电话号码上的人。又一天早上，那个人在大厅与别人谈话，而我此刻也在大厅，我拨通了朋友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果然那个人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他说：“对不起，现在我正在忙，不好意思，过会儿回办公室给你回电话。”他边说边往办公室走。

我觉得这是我们该面对面交流的最佳时机。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不用回办公室了，我就在你的身边。”

